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冊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三

唐

中宗皇帝

宣統聖七年是年九月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稷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係今之選人武類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為祖子和州以侯思止人王弘義水為侍御史思止素詭譎無賴告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

賞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亦素無行以告密弘義嘗從薛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太后

擢為殿中侍御史思止弘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口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搶捕每朝輒與

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弘義以守杜景儉武邑人唐書作景儉通鑑考異曰獨存乎恕

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杜徐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不旋刻吏相約有犯徐司司法杜者眾共斥之適官滿不杖一人職

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強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日知以

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因然無生理日知曰知不離刑曹此因然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李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胡三省注釋氏以制頒天下尋救

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顯王元曉等十四人通鑑作十二人今依唐書改又綱目于是條十二人下書及故太子駘二子考唐書賢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且為皇嗣改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侍御史傅遊藝湖州人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

帝姓武氏武氏綱目以武氏革命後稱武氏不許擅遊藝為給事中于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餘萬人俱上表如遊藝所

請武氏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立武氏七

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妣姚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唐祖廟唐皇帝妣姚氏曰唐惠皇后五世祖高祖考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以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彘兄孫攸暨等十二

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漢陽為納言宗秦客檢校內史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漢武氏革命故首為內史尋

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明年九月遊藝所親告遊藝夢登港樓下獄自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三

唐中宗皇帝

一

歸之是皆記丁明哲身置其素以救之論而未終諸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余故表而正之

鄭穆氏族略以武氏出宋武公之後至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氏者蓋即當時亂臣賊子附會之詞故武氏之祖文王與王莽之祖廢均為賊類行也而其好善與古史制是情亦同

綱目及案案於是年已將書周以矣乃於丁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其後世無劉及為漢以為表其有唐天秋仁傑安得謂之忠於唐其說已著於石殺云以武收其為納言武仁傑同平章事為無以子則是今改上行文尚不知而可與古書法乎夫始以周同平章書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

內地武氏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十一月周為正月綱目以唐正紀年故仍書十一月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武氏受尊號于萬衆神宮旗幟尚亦改置社稷于神都納武氏神主于

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廟室高祖以下改唐宗先廟年垂拱四為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二年周武氏天春正月說調為一月帝在房州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 先是金吾大將軍邱神勳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勳通謀武氏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

推事對食謂興曰因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圍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

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與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

人破千餘家元禮殘刻尤甚尋亦為武氏所殺

夏四月壬辰朔日食

秋八月周改義豐王光順故太子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光順與弟守禮守義及豫諸王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周以武攸兄魏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武氏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

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武氏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州人 右相宋長倩納言歐陽通時明卿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修武 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以上

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官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

訊之不服詐為欲并殺之武氏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敢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

武氏不從慶之屢求見武氏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長安人 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

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于武氏曰天皇陛下下之天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

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以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武氏亦以為

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綱目 初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

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壬戌年周武氏如意元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先是武氏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給事中 次郎郎外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京兆新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敗沒 吐蕃敗沒 孝傑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

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 即焉耆鎮 四鎮敕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

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團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請皇嗣妃劉氏及德妃賈氏 即元宗母後追為獻妃武氏殺之

瘞于宮中莫知所在 德妃父孝昭為湖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妃母廢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御史許季昶按之以

有功數日聖人聖人 德武氏默然由是廢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 齊孝昭抗之孫許季昶 州龍門人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璩 字令璋 思廉孫之請也

陞十年 周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

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慨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

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命來俊臣鞠其左

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 姚長 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出皆武氏聞之

令舉入官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皇嗣

由是得免

三月周倭思止以罪誅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于朝堂 明年王弘義亦以罪流瓊州許緝追還至漢北待御中

夏五月 唐置今山東 河溢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十一月 周武氏 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 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冠靈州武氏以僧懷義為總管討之

懷義未行廣退而止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五臟皆出惟胆
報僅存雖有良
醫不能復理
使之保活於常
治不可信為常
時以金藏能捨
生為皇嗣明克
其意誠不可及
故神亦事以
誕而不計謂史
者從善善之長
而從惡惡之長
感服而得之

高而不危
不溢處澤
者自有止
道矣而
受尊豈以
自報
德之義師德
言鄙樸矣

景儉不以秋月
梨花為瑞
似
是時女王臨朝
陰陽倒置此即
皇后時也
華之機事儉
理之足云乃以
草木榮落非時
引咎自責
於方正之操而
隱舊其固寵之
術此與校核者
流相去無幾
實責其妄言以
盜小名也
足
根尚未盡
底夏而為色
所惑耳

秋八月周以程景儉同平章事 武氏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
在臣等因拜謝武氏曰卿真宰相也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為天樞刻武氏功德立于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明十二年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
元二年與之銘其銅鐵歷月不盡

九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明年二月與趙

周明堂火 武氏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會御醫沈南瑒亦得幸于武氏懷義心愠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

一夕皆盡時方醺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傳酬以答天譴武氏將從之姚璿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宇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

造天堂明堂趙二年成號曰通天又鑄銅為九州鼎置通元平咸及十二神行與紐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武氏以明堂火制求直

必賜命得至主簿劉知柔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輒令不恩為善者不預恩也作惡者獨承微幸一也海內具僚司威達散

知幾乃省恩賜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疑為趨避而多陷刑戮

起十二年周武氏大册 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己酉朔日食

周僧懷義伏誅 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宣帥壯士毆殺之焚其尸

冬十二月周為臘月周安平王武攸緒之弟長華官隱嵩山 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棄官隱于嵩山之陽武氏疑其詐許之以

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唐茅椒謝與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中十三年周武氏萬歲 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 周遣兵擊之大敗 營州契丹松模都督李盡忠 貞觀中契丹酋長窟哥舉部內屬詔置松模都督及歸

試州 馮智舒直作營州都督府細目以歸為始 刺史孫萬榮 契丹大酋 舉兵反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 賊給視酋長叔知

故二人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前鋒所向皆克旬日間兵至數萬武氏遣將軍曹仁師擊之戰西硤石 唐書地理志平州

等周師大敗 騎兵輕進設兵機擊之生擒二將軍士卒死填山谷解有脫者 于是武氏以建安王武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募

天下人奴有勇者官昇主直盡發以擊契丹 明年三月總管王孝德與契丹戰

秋九月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安陸人 時欽明兄欽寂為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契丹圍安東 都督使令欽寂說其
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殛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契丹殺之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
叩北門乞食 唐中宗皇帝

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突厥營城中無論其意者吐蕃遣使請和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名震以字行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

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于萬里之外邪

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斷不可許當以計緩之吐蕃求罷兵到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

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吐蕃之所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患必深宜以計緩之

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吐蕃之所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患必深宜以計緩之

達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

于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子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威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

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處盡忠萬榮妻子而去

萬榮收合餘眾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

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字元之陝州人為夏官侍郎時契丹入冠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諸君論稱有功

死生易其操履誠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廷議漢文之時

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廷議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主人有疑于下而徐公守死若此豈難哉

謂可置司刑律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用法乎

十一月周殺其冀州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十餘人明堂縣置長安尉尉吉頊河南以箕州刺

史劉思禮辭反告宋俊臣俊臣先娶同州參軍尋召為合官尉使上書告武氏使河內王武懿宗亦上親推之懿宗中令思禮廣

引朝士許免其死于是恩禮引平章事李元素元素以敬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十餘人俊臣由

是復用而瑣亦以此得進

周以張昌宗義豐人行為散騎常侍張易之昌宗為司衛少卿昌宗易之少年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于武氏常

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隸宦候其門庭爭執鞭撻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二月周立空厥默啜為可汗默啜請為武氏子并為其女求婚武氏遣問知微萬年人立田歸道長安人仁冊拜默啜為遷善可

汗知微見默啜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啜曰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拾之但留不遣和唐處突厥將者于顯慶靈夏兩代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襲師德擊契丹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馮翊人
 太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周殺其監察御史李昭德昭德由補省來俊臣伏誅
 監察御史李昭德昭德由補省名爲御史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昭德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項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藏賄如山寃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武氏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須臾而盡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肯始帖席矣
 契丹軍潰斬萬榮以降 初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于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使人守之自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
 嚙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以降餘衆降于突厥武氏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襲
 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生擒遺王求禮更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能勝苟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
 宗將隨兵數十萬至風追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于草野誣誤之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柳景
 儉亦曰此皆賜從諂
 慈惠之武氏從之
 武氏謂寺臣曰頃者周興來後至安試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試引問皆自承服

1

來俊臣依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

監察御史李昭德昭德名爲御史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昭德爲內史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項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武氏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須臾而盡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使人守之自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

噉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以降餘衆降于突厥師德狄以仁得初平安撫河北
 宗所至殘虐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生擒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能勝尚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歟
 宗輒體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于草野駐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鉉宗以謝河北鉉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
 儉亦曰此皆朕從請
 忠原之武氏從之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爲肅政中丞武氏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

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反者死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寬武氏復召為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十五年周武氏聖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武氏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武氏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

姑媯母子之喻
李昭德前已陳
之矣綱目於仁
以爲張柬之爲
復唐張本然東
之極爲時年幾
八十使不及相
而死事當奈何

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武氏名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鵝鳴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項與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項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問屢爲武氏言之武氏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檀州今順天府密雲縣是

初武氏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妻復遣間知微

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

將兵輔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爲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檀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

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爲婚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而默啜陷定州殺刺史又陷趙州刺史高敏與妻秦氏仰藥許死被執請

之高敏年人類之孫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武氏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

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中數親謙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備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願計明

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龍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元行沖名港以字行河南人

周武氏以帝爲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武氏許之立爲太子復名顯姓武氏命

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

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東北諸

之立其弟吐迷箇爲右麻察骨爲錄事監知爲左相察各主

兵二萬餘人其子嗣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主兵四萬餘人

周以蘇味道越州樂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冬十月周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迫者敵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

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蔬糲禁其下不得侵擾

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默啜縱知微使還武氏命礮于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爲夏官侍郎

甚見親愛 周閻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爲夏官侍郎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爲相王

周置控鶴監丞簿等官胡三省注先已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字茂之大薛稷字嗣通道員

武氏年二十二月周武氏正月帝在東宮

氏厚賞之

武氏不豫遣給事中問朝隱

吐蕃贊婆乃仁降周 初吐蕃贊婆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東政諸弟握兵分據南面贊

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嚴誅誅之會欽陵出外贊婆殺其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

婆師所部千餘人欽陵子乃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餘帳俱來降 帝及武攸暨杜陵公主等皆于明堂 武氏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于

明堂銘之鐵券 初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亂起滑州刺史武氏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十餘事武氏善之

留為內史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武氏不悅謂及善曰

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武氏不許至是以為左相罷政事 周納言妻師德卒 師德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氏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

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氏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

矣仁傑既出歎曰妻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 周以韋嗣立字思賢為鳳閣舍人 嗣立兄承慶休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武氏召使代之

自武氏稱制以來學教殆廢嗣立所治親友流離後原有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廢不講宜令武氏召使代之

第召入國學不從以他故止又上疏曰臣聞先王之道廢不講宜令武氏召使代之

武氏以頃有幹略以為同平章事安以腹心頃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于武氏前頃魁崢辯

口懿宗短小僂偻頃視懿宗聲氣凌厲武氏由是不悅曰頃在朕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頃奏事方援引古今武氏

仁傑師德感 德足貴也分 明未亡齊蓋 當時有名者 如仁傑不惟 德相即後世 讀書無識者 不以仁傑為 乎今少時亦 仁傑非感知 之深乃服其 飲且以復唐 任之論今以 氏始錄唐祚 及仁傑不能 復觀之水失 言所謂為學 道當知其不 不足亦極說 之意也矣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字希仲罷武氏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朝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武氏每有違忤多詰之元方密以逆貶然其意且景曰吾于人多言德于孫其未嘗言

十七年開元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五月己酉朔日食

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武氏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調謔又令易之昌宗與李嶠等修三教珠英于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曾後身武氏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于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武氏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衛將軍張昌宗則許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張昌宗則自媒銜求入供奉馳騁無耻

狀但姓許者即與之錫惟退索在姓姓許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張錫文贈兄子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契丹將軍李楷固善用絹索及騎射舞樂每陷陳如鵠入烏羣所向披靡駭駭者亦為契丹特廣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于洪源谷名在涼州府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前唐休璟與戰于洪源谷謂諸將曰諸

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請為諸軍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會休璟入朝預宴使者廣寵之武氏聞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勝軍猛屬無敵故欲識之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武氏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爭武氏每屈意從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及卒武氏泣曰朝堂空矣武氏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氏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武氏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

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字明開太州今太原府太谷縣唐史故暉字仲時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昭司空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周以韋安石字安石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疏

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遂出一座中皆失色武氏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時十八年開元春正月帝在東宮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武氏曰陛下欽先聖之勸托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

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足

論者前茲不復綴易綱目書法以為為人臣而第二姓者戒

武氏微服之事猶存居處甚晏目不欲聞生理復挂齒頰微則張為非惟侯祥之堪術為無恥自謂能盡諫諍之盛有辭而目至此耶

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王家疏奏武氏名

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安悅復上疏曰臣惟天下者神聖之天下也陛下聖居正統貴因唐氏舊章當命太子建四年德復成陛下食其爵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室之宗廟乎武氏亦不之罪

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

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武氏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相

帝皆為獻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武氏為之愀然

冬十一月周以崔元暉博陵安平人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元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武氏謂元暉曰聞

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缺口置和戎城

今涼州府北境磧口置白亭車故城在今涼州府磧口縣北控其衝要拓州境十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元通開至數千至是一繖可羅數十斛軍糧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賦野路不拾遺

武十九年周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周設武舉 唐六典武舉以七等問其人一日射長綠二日騎射三日馬射四日步射五日材射六日言詔七日角重

秋九月乙丑朔日食 不盡如鈞神都見其既

冬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頌字廷碩按覆由是雪冤者甚眾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後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

推大獄申其枉濫武氏乃命蘇頌按覆由是雪冤者甚眾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蒲州人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史

言前平鄉縣令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洗與酒同然循憲因請為奉皆意所未及還

氏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武氏曰朕豈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循憲司勳

郎中賞其得人也

癸丑二十年周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延秀為突厥所執事見前仍遣使來朝宴于宿羽

臺在東都宿羽太子預焉宮中舊名宿羽突厥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延秀為突厥所執事見前仍遣使來朝宴于宿羽

臺在東都宿羽太子預焉宮中舊名宿羽突厥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延秀為突厥所執事見前仍遣使來朝宴于宿羽

分臣賜調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名者請降手教及王契武氏然之在神武城人元子佩起王契唐制百官有隨身魚符以魚為符德周武姓元武施也故改魚為龜

三月壬戌朔日食

唐中宗皇帝

秋九月庚寅朔日既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尉流張說于嶺南初魏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武氏欲以易之弟

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武氏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開吏事歸在岐州戶口逃亡且

盡不如季昶武氏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武氏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

謂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扶太子為長久武氏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說隨人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武

氏名說入鳳閣舍人宋璟州南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閤力爭

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濟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

入武氏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

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武氏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

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主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武氏曰說反覆言并繫治之他

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宋徽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張說所坐無名若令張說失天下望斷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

謂不效仲生仲生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

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峻滄州景城人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

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頓沛無恨環嘆曰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請元忠于郊外易之許為

素稱之懷素曰昔樂布奏事彭越下獄不以為罪凡元忠之刑未如彭越下獄第一元忠何人何乃下坐武氏命朝賀宴集易之兄弟爭位宋璟上易之禮張廷珪欲說其意虛位謂之曰公方今非張氏家奴何耶之有舉座捧腹時自

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環獨不為之禮張廷珪欲說其意虛位謂之曰公方今非張氏家奴何耶之有舉座捧腹時自

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始安今廣西桂林府是郡獠范成大曰獠依山林而居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

則稱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

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語其營賊眾大喜領外悉定

長二十一年魏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武氏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慶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

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

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顧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為之罷役召見廷珪賞慰之

張柬之終有復唐之志雖云乘武氏之族然此正宜用善書之意若徒網目書法

秋八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貼中反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武崇張昌宗之妹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

周以章安石為揚州刺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交付安石及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幽營休璟將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先是武氏以姚元之時突厥元崇及武氏詔姚元崇以字行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武氏令舉外

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武氏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周以岑義字柏輝為天官外郎 武氏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義曰但恨其伯父長倩張柬之弟為累武氏曰苟或有才此何

所累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武氏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元暉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官禁事重

顧不令異姓出入易之宗易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

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武氏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欲稱弘泰語已奏聞準

法首原環奏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武氏不許尋教環安撫肅環不肯行

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肅環無變臣不敢奉制先是武氏遣李邕道回宋璟志安和緩非為身謀願可

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微事發則云先已奏聞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武氏令法司議昌宗罪元暉第司刑少卿

可相難為可刑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元暉亦屢以為言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 武氏令法司議昌宗罪元暉第司刑少卿

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寬免武氏溫言解之環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

然義激于心雖死不恨武氏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環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救命武氏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環展立

而接事未畢武氏持救赦之環歎曰不先擊小子膽裂負此恨矣武氏使昌宗詣環謝環拒不見

己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武氏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暉

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相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光州人謀誅之東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

祚泣曰大帝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

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溫州人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氏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

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事乎今日非輕受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

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

許之東之元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港及內直郎王同皎州人詣東宮迎

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武氏所寢長生殿武氏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武氏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普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武氏謂彥範曰卿朕所自擢亦在于是以武氏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武氏傳位于太子帝復位大赦武氏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相王曰加號安國相王太子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皆復舊職叙官爵其為武氏所殺者請求其柩改葬之

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元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廢陵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元元皇帝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于嶺南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元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

廣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贈后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疏望恐欲自取后上之曰禍福無常何遠如是嘗與后私

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從惟張望于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矣恒度

範上表曰書稱北難之虞惟家之憂自古帝王未有以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

不聽上 以武三思為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

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與武亦謂東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

圖噬臍無及不從至是上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慧能文昭習史

武氏又薦三思于皇后上遂與三思圖謀政事數徵儀等至東宮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安儀等皆三思

近所望也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氏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各盡其心陛下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安儀等皆三思

近所望也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氏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各盡其心陛下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安儀等皆三思

近所望也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氏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各盡其心陛下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安儀等皆三思

近所望也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氏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各盡其心陛下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安儀等皆三思

近所望也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氏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各盡其心陛下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安儀等皆三思

近所望也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氏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各盡其心陛下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安儀等皆三思

近所望也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氏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各盡其心陛下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安儀等皆三思

正統後復以謹
補始此非定論
夫其後此時尚
無失德中宗既
得後之正位
此論春秋微
之別惟中宗因
而弗革誠如尹
起堂所謂下愚
不移當其開
房後當當當
女禍之流害
所結和即以後
有絕無微勞亦
何至從從所欲
書前上清帳
不特神龍殺之
禍中宗自願之
即元武之謀
亦中宗貽之也
張柬之等一時
猶有才氣無
定議方力即其
對諸帝袍數語
可知其小敗盈
宜及不敗盈且
中宗納納至此
猶云欲使自誅
其謀更不得言
崔提之漢與
諸淵相似而實
不同蓋淵無意
於元武淵則於
元武淵則於
非其所能逆
德者漢本非

未有斯理顧陛下為社稷計順過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野為耳目
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與鄭愔姚州南皆為謀主先是愔事二張生戰亡入東
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殺死而旋被徵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之得愔也大王之得愔也大王之得愔也大王之得愔也
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殺大王之內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三思
與暉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故暉為平
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元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德武氏之政不附武氏
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則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其背為中書舍人參議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攜次當諫顯色明屬三思既得志義改秘書少監出攝為潤州刺史

以宋環為黃門侍郎 上嘉宋環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環環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
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唐休璟盧欽望鉅望獻北魏姓為左右僕射 以唐休璟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
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二宰相馬端臨曰唐左右二僕射本副尚書令職闕二僕射遂為宰相考百官志唐太宗嘗為尚書令其
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中書門下故曰同三品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政有是命是後專拜
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洛水溢 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以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 東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東之為刺史上為賦詩祖道詔羣臣餞定鼎門外隸之涇州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右衛將軍宋務光一名西明子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

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業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廷之憂也疏奏不

省

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

實封皆滿萬戶 魏景龍元年皇后上表加帝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幸宗

上御樓觀激寒胡戲 見 清源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哉疏奏不納

武氏死 魏日作皇太后武氏崩即謂曰武后崩書之為后書之以前唐國祚幾廢其子李氏固已義絕非不可以列國陵祭不可以入宗

武氏死 魏日作皇太后武氏崩即謂曰武后崩書之為后書之以前唐國祚幾廢其子李氏固已義絕非不可以列國陵祭不可以入宗

武氏死 魏日作皇太后武氏崩即謂曰武后崩書之為后書之以前唐國祚幾廢其子李氏固已義絕非不可以列國陵祭不可以入宗

暉等因類忠
寄以腹心無異
執事人而計作
害之不能容其
忠益也夫五人
協力何事不成
委藉局外之吹
動且天下安有
正人而甘為人
所侮者哉
暉等謹不深
機復不省使為
余之所憂者
有數亂之心
而之濟世之初

此意仿高宗稱
宋皇武氏稱天
后故事明勸
氏臨輓金炎
樂禍自之無此
下惠不為者

元忠素負重
顏能不為利害
動乃自稱表
名還諸各則無
奉制感時名
節掃地盡不待
敵其爵貴以千
失已和其無能
為之自行言者

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武氏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給事中嚴善思上疏
曰神明之通體尚由元今欲誠之恐動輒合非
古宜于改旁更擇吉地不從明年五月遂合葬于乾陵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安樂公主侍寵貴官鸞欲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指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

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碾州司戶李元瓘元瓘從一為刺史命改
米即今水磨也李元瓘字大綱萬年人實從
一德元之子本名懷貞避唐后父諱更名

置十道巡察使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
人魏馬懷素源乾曜懷素字大綱萬年人實從盧懷慎懷慎字大綱萬年人實從李傑傑字大綱萬年人實從皆預焉

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宋之問字大綱萬年人實從及弟之選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于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
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選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璟周璟字大綱萬年人實從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

遜並除京官皇太子承乾皇太子承乾承乾字大綱萬年人實從盧懷慎懷慎字大綱萬年人實從李傑傑字大綱萬年人實從皆預焉
大置員外官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官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元忠

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授命命惟新威德當遜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猶然已今不卑元忠
寵進官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實無度越為侈廢三失也排優小人竊盜品秩四失也元忠
有是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州治也

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京兆長為青州刺史宋璟為貝州刺史後周顯今廣平刺史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

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官私于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
新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珣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

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誅尹思貞于朝思貞曰公附會義臣將圖不軌先除
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六月貶敬暉敬暉字大綱萬年人實從為遠州司馬先是武三思惡敬暉等居京師出為諸州刺史暉字大綱萬年人實從尋復
左遷遠州暉字大綱萬年人實從至是三思使鄭愔告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同皎貶州同皎字大綱萬年人實從

乃宋吉陽軍明彥範彥範字大綱萬年人實從羅定州刺史東之新州新州今廣東新興縣武三思怒之貶之賓州賓州今廣西賓陽縣元瓘元瓘字大綱萬年人實從白州白州今廣西博白縣司馬員外長任
削其勳封曰功成名遂不進將危此由表之補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瓘免